



□ 12
476
10



十三經注疏

尚書六

仁12
476
10

12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

言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周官言周家設

人之疏

成王至周官。正義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

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

敘其事作周官。傳黜殷至言之。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

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

之時與武庚同叛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本因武庚

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

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

也六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

學

18
10

所錄文
有補那
國自精國

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傳成王至西周。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傳言周至之法，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負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即政撫萬國巡行人之法。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

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六服諸侯奉承。

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疏：惟周至治官。辟必亦反，治直吏反，下至冢宰，經注同。官。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羣眾諸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敘王發言之端也。傳即政至甸服。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即往伐之，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為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同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言王巡省徧六服也。傳四方至言多。正義曰：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傳六服至百官。正義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

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各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王是董得為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勅是董正也

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

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疏**王曰至未危。正義曰治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

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

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

之思患而預防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易既濟卦象辭也**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

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庶政惟和**

治言有法。長丁丈反下官長助長並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夏商官倍亦**

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明王立政不惟其**

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疏**曰唐虞至其

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

唐堯虞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

百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

外主太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

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眾政惟以

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

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

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傳道

堯至有法。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

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則君臣之與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

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

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為象天爾不必其數有

書卷十八

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勤于德夙夜不逮 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逮音代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言之法是一音大計反

立太師太傅太保 師天子所師法傳相天子保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師天子所師法傳相天子保

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之官不必備負惟其人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少詩照反下同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大官卿稱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小大皆協睦。擾而小反徐音饒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 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

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

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倡尺。疏。王言今我小子敬勤於
亮反下同。阜音負。治直吏反。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
德雖早夜不懈。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
順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
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也。傳師天至。堪之。正義
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為之名。三公皆
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摠
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
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
分。配之。爾於公。云。變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
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傳天官至。任大
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
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
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立云。變冢言大。進退異
名也。百官。搃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
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日禮典。以統百

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
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為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
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
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傳地官至。協睦。正義曰。周禮云。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
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立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
以擾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
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讓則民
有二教。一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
不爭。三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
垂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
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
節制。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
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與功。鄭立云。有虞
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以庸制。祿則民與功。鄭立云。
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傳春
官至。等列。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
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
為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
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

書疏十八

五

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摠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
職掌之文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日禮典以和邦國以
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
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傳夏官至亂者。正義曰
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
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
寡則皆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
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殺之
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傳秋官至時殺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
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
之姦也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
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司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
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
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
掌邦禁。傳冬官至曰。○正義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
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
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
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

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
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
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
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為急故也六
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又六年王乃時巡考
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
虞帝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觀四方諸侯各
守然。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朝于方岳之下
大明考績。六年至黜陟。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
黜陟之法。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
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
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
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
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昭也。三年左傳
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問朝以講禮再朝而
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亡
之道恒由是與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

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替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傳周制至守然○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
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有官君子

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道以公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

滅私民其允懷
從政以公平滅私學古入官議事

以制政乃不迷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度待

反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其汝為舊典常故事為師法無

疏
王曰至厥官○正義曰王言而

舊典常故事為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慎汝所出之號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為政之法也○傳有官至之道○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暨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可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

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傳言當至迷錯。正義曰襄三十一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為之政教乃不迷錯也。**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勅六反莅音利又音類。**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斷丁亂反。疏蓄疑至後艱。正義曰又戒羣臣使彊於割下注同。疏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

也位不期驕祿不期後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後期而後自來驕後以行**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人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惟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賢能相讓後又在官所以舉能其和諧厖亂也。厖武江反**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舉能修其功不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勝音升**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歎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

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

周德。教音亦長直良反厭於豔反

得於已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

美也為偽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

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

偽不可為申說無載爾偽也

武王既伐東夷肅慎

來賀。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駢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

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俱付反又如字麗力支反駢戶且

反地理志音寒貊孟白反說文作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

言貊貊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惡也。為命書以幣賄肅慎之

使。為命書以幣賄肅慎之

來賀。俾必爾反馬本作辯

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

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為策書以命肅慎之

夷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敘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篇

也。傳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

駒麗扶餘駢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上夷也故以為海東諸夷

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也漢

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駢駢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

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

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

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

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

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

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

故懼而來賀也。傳榮國至夷亡。正義曰晉語云文王誠

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

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子

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

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

名為賄肅慎之命明是王使之

為命書以幣賄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在豐將沒

公薨成王葬于畢

告周

公作亳姑

周公徙奄君於

之墓。近附近之近

臣周公故使近文武

之墓。近附近之近

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毫姑言所遷之功成亡。○疏周公至毫姑。○正義曰
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是已所營示已終始
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
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柩又
周公徙奄君於毫姑因言毫姑功成史敘其事作毫姑之篇
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
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致政老歸。正義曰
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
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
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
公羊傳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
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
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
王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
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傳周公至成亡。正
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毫姑篇各與序不相允會
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為之說上篇將遷毫姑
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毫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
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毫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

奄君已定於毫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命之君陳臣名也因以名篇

公之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言其有令德善

子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母者必友于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昔周公

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言

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懋昭周公之訓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

惟民其乂

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懋音茂治直吏反下注政治同。

疏

周公至君陳。

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王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為君陳篇名。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順之者。故命君陳分其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畢命所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非周公之東郊也。傳臣名至名篇。正義曰孔直云臣名則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子者以經云周公言其至以恭。正義曰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傳言善至政令。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我聞曰至治

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所聞之古聖賢

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

爾尚式時

周公之猷訓惟曰孜孜無敢逸豫

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

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服逸豫。孜音茲

疏

我聞至逸豫。正義曰我聞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必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服逸豫。教使勤於事也。凡

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

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

爾其戒哉爾惟

風下民惟草

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

圖厥政

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釋

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眾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釋

音亦度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

乃順之于外

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

猷惟我后之德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

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順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

明於世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

威無倚法以削

汝為政當闢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從七容反

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

厥中

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辟扶亦反下同中

如字或丁仲反斷丁亂反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

止辟乃辟

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

常亂俗三細不宥

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

以絕惡源

疏 王曰至不宥。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

○狂女九反

為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

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

以作威於人無得倚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

法制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為禍急此成周殷民

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

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

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

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

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

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

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惡源

也。傳汝為至之政。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

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

書流十八

上

遣君陳為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傳寬不至之治。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傳習於至惡源。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快前復為也古言狃快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爾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猶可赦爾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人當器之無必。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人為責備于一夫。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長誅丈反垢工口反。簡厥修

亦簡其或不修
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在汝反否方。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良九反又音鄙。疏。爾無至不良。正義曰民者真也當以漸教使為善。疏。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

頑器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于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為人君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褊隘也汝之為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上必慎所以示之。爾克敬與在德時乃罔不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變允升于大猷。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非但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各長如字朽。疏。惟民至永世。正義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許久反。疏。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

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
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于大道矣汝能如此惟
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

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

率諸侯

相康王作顧命

臨終之命曰顧命。相息亮反顧工

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疏。成王至顧命。正義曰。成王病困將崩召侯輔相之。正義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立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三公為之。隱五

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周公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為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傳臨終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立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爾為語也。
顧命 實命羣臣 **惟四月哉生魄** **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釋。
甲子王乃洮 懌音亦。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
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頹面。
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洮他刀反。徐音。逃馬云。洮洮髮也。頹音。悔說文。洮沫云。古文作頹。馬云。頹類面也。被皮義。反徐扶偽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父冰反。齊側皆反。盥音管。又音灌。朝直遙反。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各入為天子公卿。奭音釋芮如鏡反形師氏虎臣白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徒冬反疏顧命至御事。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及諸御疏以病召臣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康王受命之事。傳實命至要言。正義曰王之既命實普命羣臣序以要約為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摠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摠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傳成王至悅謂。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

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為始故始生魄為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釋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擇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為洮類張本耳。傳王大發至出命。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類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饋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饋類是洗面知洮盥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王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展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傳同召至公卿。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各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待言公其餘三卿舉

書流十八

左

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形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妣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為說也。傳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師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於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昔君文王武王宣重我詳審教命汝。瘳勅留反。光莫麗陳教則肄。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肄徐以至反又以

制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適殷

為周成其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

敢昏逾在文武後之侗確成王自斥敬迓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

侗徐音同又勅動反馬本作詞云共也斥昌亦反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

尚明時朕言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

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

政。釗姜遼反又音昭徐之肴反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言當和

和近安小大眾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

冒貢于非幾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

釗冒進于非危之事疏王曰至非幾。正義曰王召羣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

非危之事

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武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代殷為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當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渡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為善政遠近俱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善汝羣臣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為惡也。傳病日至命汝。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益至編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得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詩蓄出言教命彼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傳今天至忽略。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為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

也。茲既受命還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

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

日王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丁衛反下同王崩馬本作成

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同幄音容本亦作牖音

反。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彖宰攝政故命。俾爰齊

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

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

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虎賁氏。延入翼室恤

俾必爾。反伋居及反齊侯名太公子。宅宗。明室路寢延之使

度傳顧命於康王。度舊音杜洛反恐誤。疏。茲既至冊度

注云作冊書法度音宜如字傳直專反。羣臣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

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

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千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為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臣之心也。傳此羣至本位。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言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子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朝之位與射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面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是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衣則綴衣是黼物以爲帷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帳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也。帝王在幕居幄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帝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繪爲之。然則

幄帳是黼展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展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展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此。幄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此。幄下東首反初生也。傳臣子至賁氏。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賁百人也。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取虎賁也。傳明室至宗主。正義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

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
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為天下宗主也。傳三日至康王。
正義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策書也經不言命史
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
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
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受
同祭饗皆**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邦伯為
是法度。須待以供喪用。相息亮反。供音恭。狄設黼辰綴
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狄設黼辰綴
衣。狄下士。辰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
所為。疏。越七日。至癸酉。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子
扶又反。疏。越七日。至癸酉。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子
欲傳命布設之士。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
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于
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傳。邦。伯。至
喪用。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
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
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

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
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巳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
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大夫巳上殯斂皆以
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
之明日孔不為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為
喪士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棹
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室宅之後始作棹及
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
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槨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
亦云命士供葬棹之材。傳狄下至所為。正義曰禮記祭
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各為狄者故以狄為下
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
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展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為展郭璞
曰窗東戶西也禮云斧展者以其所在處各之郭璞又云禮
有斧展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展地因各為展是先儒相
傳黼展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績之
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展地故名此物
為黼展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展帷幄帳者象王平
生時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展綴衣則四坐皆設之
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

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牖間南

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篋桃枝竹白黑雜

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

坐嚮許亮反篋眠結反馬云織蕩純之允反又之閏反下

同緣悅絹反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

本或作純凡東西廂謂之序底蕩華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

聽事之坐。底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蕩音弱華音平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豐莞彩

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豐西夾南嚮敷重筍

芳弓反莞音官又音關鏤來豆反席玄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蕩竹玄紛黑綴

夾工治反徐音頰注同筍息允反馬云筍筍也徐云竹越

子竹爲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綴音受玉五重陳寶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也重直

容反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刀訓大訓

琬之達爲二重。琬紆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

晚反琬以冉反削音笑序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

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

歷代傳寶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肩之舞

卽珣玕琪球音求馬云玉磬雍於用反本亦作邕衣大貝鼗鼓在西房

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之竹矢在東房

寶之西房西夾坐東。鼗扶云反注兌之戈和之弓垂

同中丁仲反車尺遮反車渠車軸也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

反共先輅在左執之前次輅在右執之前

音恭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

向。阼才故先輅在左執之前次輅在右執之前

反向許亮反先輅在左執之前次輅在右執之前

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

書流十八

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
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
陳避闕間南嚮觀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傳豐莞至之坐○正義曰釋草云莞苳苳樊光曰詩云下莞上
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又云障鼠莞苳苳樊光曰詩云下莞上
筓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苳苳樊光曰詩云下莞上
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是
彩色為畫蓋以五彩畫帛以爲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
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
故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傳西廂至質飾
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
央之草云筓謂之夾室此坐初萌生謂之筓是筓爲弱取
之釋草云筓謂之夾室此坐初萌生謂之筓是筓爲弱取
筓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物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
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組爲一物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
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大宗伯以玄紛爲黑
親宗族兄弟鄭玄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大宗伯以玄紛爲黑
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
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於

東至器物○正義曰此經爲下撻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
也於者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
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
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比猶有序明於東西序北
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比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
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
傳寶刀至二重○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
赤刀爲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則一各削授拊鄭
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
玄云避用時也穎環也拊謂把也然則刀爲赤刀削用把削似
小於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故孫策引刀爲赤刀削用把削似
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興治孫策引刀爲赤刀削用把削似
曰我見虎然赤刀爲赤刀削用把削似
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白刃爲削是削爲刀之別
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不知其言
何所出也大訓書典謨王肅亦以爲然鄭云大訓謂禮法
先王德教皆是一重周禮典耳訓大也璧琬琰圭之圭爲二重
則琬琰共爲一重周禮典耳訓大也璧琬琰圭之圭爲二重
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考
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孔

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為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
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
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
大輅綴輅此言先輅象其木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為文王輅金
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
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輅之名木則無飾故
指木為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輓之木而漆之木輅不
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為名木輅之上猶有
革輅不以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
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
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
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副貳
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
陳象輅木輅革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
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
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
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
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此面
言之為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
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

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
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
狄設黼辰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
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
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
畢門之內 寢門一名畢門。弁皮彥反徐扶變反。四

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屨。綦文鹿子皮弁亦士
治反。屨音侯徐音士廉力占反。稜也。一人冕執劉立

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
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

于西垂。戣音達瞿其反徐音懼。一人冕執銳
立于側階。銳音屬也側階北下。疏。二人至側階。正

立。立階上。銳以稅反。疏。二人至側階。正

書卷十八

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
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為之先門
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遠大夫為之先門
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
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
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
后氏世室九階鄭立云南面三三各二鄭立又云宗廟及
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
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傳士衛至畢門○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
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弁也鄭立云赤黑曰雀言
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也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
與冕同阮諶○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此傳言雀
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章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革為
之異於祭服故言雀章弁下云蔡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
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章為冕未出畢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
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
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各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
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

隅矛銳亦矛也戮瞿皆戰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
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
各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立云惠狀蓋斜刃
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子戟劉蓋今鑿斧鉞大斧戮瞿蓋今三
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於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
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傳綦文至
立處○正義曰鄭立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為
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
亦士也堂廉曰肥相傳為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大夫之服自
稜○傳冕皆至前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
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立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
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曰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
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前曰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
至階上○正義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垂也則垂是遠外之
各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
上也堂上而言堂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於序外東廂
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西堂之階上也○傳鏡矛至
階上○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為東西堂之階上也○然立于東垂者
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比下王麻
階上謂堂北階比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書流十八

王麻

冕黼裳由賓階

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

卿士邦君

麻冕蟻裳入卽位

之禮蟻裳名色玄。蟻魚綺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

執事各異裳形纁也太宗上宗卽宗伯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

大圭尺二寸天子守

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各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冒莫報反

史秉書由賓階

御王冊命進康王故同階

王麻至冊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卽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卽位旣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卽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卽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自所職不得卽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大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爲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正義曰

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卽助祭之冕矣衮鄭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言貴文故稱之禮君升階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傳公卿至色玄。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虬蟬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卽位者鄭玄云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傳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形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形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

異於卿士邦君也形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

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

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王

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

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冊命至託

戒○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

道繼父道為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傳用是

至大法○正義曰卡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令率

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

二一咤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

說文作訛丁故反莫爵也馬作訛與說文音義同

上宗

曰饗祭必受福讚太保受同降受王所饗同

盥以

王曰饗福酒

太保受同降

下堂反於篚

盥以

王曰饗福酒

太保受同降

下堂反於篚

盥以

王曰饗福酒

太保受同降

下堂反於篚

盥以

王曰饗福酒

太保受同降

異同秉璋以酢

太保以盥手先異同實酒秉璋以酢

祭報祭曰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

太保受同祭齋

既拜

而祭既祭受福齋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

宅授宗人同

拜王答拜

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

保降收

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

疏

乃受至降

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西

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西南北面奉同瑁

授王一手受同瑁王又瑁授宗人王乃執同瑁

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

如前祭凡前祭酒酌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

白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
拜白王樞云已傳顧命訖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命太保乃
於宗人處受同祭樞如王禮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
而齊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樞以
事畢王又荅拜拜樞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
是收徹器物○傳王受至顧命○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
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瑁
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禮成於三
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
各用一爵為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
三祭酒三爵酒於神坐也每一爵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
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
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
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徐行
前日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
○傳祭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
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

於上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
同齊之乃以同授太保也○傳受王至於筐○正義曰上宗
讚王以饗福酒也卽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
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筐既飲皆反於筐知此下堂反於
筐也○傳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
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
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
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
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
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
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傳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
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人至受命○正義曰
上宗為太保伯宗人為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
言已為太保顧命訖也宗人為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
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
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
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奠於
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後拜也○傳太
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傳太

保至相備。○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齋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齋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齋至齒，則王饗福酒亦齋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傳太保至所白。○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自成王以事畢也。既拜，自成王以傳顧命事。○諸侯出廟門俟。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疏：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疏：諸侯出廟門俟。○處故曰廟，待王後命。○處昌呂反。○疏：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江西鹽法道胡稷棐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八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宋板題在顧命前周官君陳二篇屬卷第十七。古本作尚書卷第十一。周官二

十二周書孔氏傳山井鼎曰：周官以下諸篇無古文尚書四字，為非。盧文弨云：周官下亦少第字。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及其即位之後

宋板位作政

六服承德

岳本六服作罔不案六服非也

巡行天下

宋板巡下空一字

家不安則危

纂傳家作邦按浦鏜亦謂家宜作邦

安其國於未危之前

纂傳前作始按上句作前則此句當作始

所以為正治

古本岳本宋板正作至治下古本有之字

外主太岳之事

閩本同毛本太作方

訓蹈其所建官而則之

古本岳本宋板訓作順按疏云若與訓俱訓為順也明傳中兩順字

一釋若一釋訓耳

使小大皆協睦

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古本岳本宋板纂傳無皆字古本睦下有之字毛本小大

二字倒下疏同

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

纂傳天地神祇作天神地祇

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

纂傳賓軍二字倒疏同

夏司馬討惡

古本夏下有官字

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古本作秋官司寇刑姦惡順時殺殺之

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

閩本明監本同案諸本傳順作訓疏仍作順獨毛本

作訓宋板傳既作順則疏亦必作順不與毛本同山井鼎失按

吉禮之別十有二

閩本作十有三非也

其職主戎馬之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其誤以

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

宋板禁下空一字

恒由是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由作繇下所由下傳由志由勤竝同

是去而後反也

宋板後作復按後字非也

令暨出口

毛本暨作既案暨字誤

無所覩見

宋板覩作都盧文昭云疑是都無所見

戒汝卿之有事者

宋板之作士按之字非也

而名且美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纂傳且作日

弗畏入畏

古本入下衍可字

當思危懼

古本當下有常字懼宋板作惟按當从宋本以惟字下屬

駒麗扶餘駢貌之屬

岳本貌作貌貌字誤也

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

古本來賀作夷也凶岳本宋板纂傳作夷凶疏標起訖亦作夷亡史

記集解引孔傳云賄賜也孔疏述傳云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疏又云王賜以財賄蓋以財賄賜人因訓賄為賜財賄即幣也言幣言賜即不必更言賄矣竊疑孔傳此句上當有賜賄也三字此句衍賄字

北方曰貉

宋板同毛本作白誤

斥及奄君已定毫姑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斥作并

恐天下迴心趣向之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迴作刃按刃字誤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惟孝友于兄弟

古本孝下有于孝二字山井鼎曰足利所藏古本論語及皇侃義疏本作惟孝于孝足利

本論語作孝于惟孝潘岳開居賦作孝乎惟孝乎于通用固無意義也所引之文少有異耳據斯數者今本尚書脫孝乎二字明矣。按今皇疏本亦作孝于惟孝山井鼎於論語考文亦祇言古本乎作于不言作惟孝于孝與此不合要之閒居賦最為近之孝乎惟孝者猶言君子與君子人也故曰美大孝之辭以乎為于已不可通若作惟孝于孝更無是理古本之謬往往類此

卽畢命所去

毛本去作云案去字誤

所聞之古聖賢之言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之作上古本言下有也字

亦不能用之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亦誤作而

無乘勢位作威人上

古本人作民下殷人有罪同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古本唐石經岳本葛本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夫誤大

民者真也

宋板真作寘案嚴杰云宋本是也鄭注論語泰伯可證鄭注吕刑亦可證

言人自然之性敦厚

古本人作民下傳人之於上汝治人能敬同

終有辭於永世

古本辭作詞

非但我受多福而已

古本宋板但作恒非也

見稱誦於長世

古本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見作凡

因見所習之物

按傳見上有所字

常在於道德教之

許宗彥云教之二字因下句誤衍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宋本下行題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禮記曲禮下文云

宋板無文字

迴顧而為語也

纂傳為語作發命

王乃洮頽水

宋板無王字

王大發大命

岳本大作將按疏述注作將其標目仍作大又云顧命羣臣大發大命恐俱因注之誤而誤也續通解及纂傳載此注俱直云王發大命無將字

下至御治事

古本無治字按疏作下及御事殆因下傳而誤

顧命至御事

此下兩段疏一本在篇題下浦鏜云至御事三字誤衍

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

宋板閩本同毛本二誤作三

傳成王至悅謂

案謂當作懌形近之譌

故待言公

毛本待作特案待字誤也

其餘五國妣姓

案妣當作姬形近之譌

蓋大夫士皆被召也

宋板無士字按續通解亦無士字

故能適殷

毛本適作通適字誤也

大度於艱難

古本岳本宋板度作渡按續通解亦作渡纂傳作度疏內同

不得結誓出言語

宋板得下空二字盧文昭云此無脫文但結誓疑當作結信誓

昔先君文王武王

毛本君誤作公

代殷爲主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代作伐

言已常敬迎天之威命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威作成非也

言當戰慄畏懼

毛本當作常案所改是也

恐死不得結信出言

宋板不上空一字

則不得續志

宋板同毛本得作能

故我詩蓄出言教命汝

毛本詩蓄作詳審案詩蓄無解是形近之誤

言必死也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死作殆

此羣臣已受賜命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賜作顧是也

王寢於北墉下

陸氏曰墉本亦作牖○按墉牖字相似鄭注喪大記兩存之續通解纂傳引此注俱

作牖

還復本位

宋板閩本同毛本還復二字倒

下云狄設黼展綴衣

纂傳云作文

帝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

宋板居作若與周禮注本文合

就干戈以往

毛本就作執按續通解作執

君大夫卒於路寢

宋板及續通解大夫作夫人按作大夫非也

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

續通解作延使之居憂爲天下喪主也按

兩本疑俱有脫誤

將崩雖口有遺命

宋板將上有王之二字

故以此日作之

宋板以作於按宋本是也

置戶牖間

齊召南云周禮司几筵賈疏引此注曰其置竟戶牖間似賈所見本置字上有其字下有竟字

越七日至癸酉

各本癸酉皆作綴衣癸酉誤也

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士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士作事是也下皆為喪士

同

不言命者

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不誤下

敷重篋席

孫志祖云玉篇首部莫字下引書曰布重莫席

白黑雜繪緣之

陸氏曰緣本或作純

有文之貝飾几

岳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貝作具非

元紛黑綬

古本岳本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紛作粉非

赤刀削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刀作刃案刀字非也毛本纂傳並誤

大璧琬王之珪

古本纂傳珪作圭

球雍州所貢

陸氏曰雍本亦作邕。按說文有雝無雍雝。此乃僅見。驟乃鳥名也雍州字當以邕為正今皆作雍

伏犧王天下

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犧作羲續通解纂傳亦作羲古本蓋作犧犧下古本岳本

宋板續通解纂傳俱有氏字

此言篋席黼純

宋板此下空一字

敷三重之席

宋板重作種是也下一重同

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

宋板坐作重按坐字非也

織蒨萃席

監本萃誤作率

彼在朝

宋板朝作廟

莞苻籬

宋板纂傳籬作籬與爾雅釋艸合

故名赤刀削也

宋板刀作刃下爲赤刀削同按監本初似亦作刃後刊去一點下赤刀白刀同

遣弟與治孫策

宋板閩本同毛本治作詣治字誤

策引白削斫虎

宋板閩本同毛本虎誤作席席字形近之譌也

我見刃爲然

宋板閩本同毛本刃作刀

曲刃刀也

閩本同宋板曲刃作白刃毛本作曲刀盧文昭云鄭注考工記但云今之書刀䟽云馬氏諸家亦爲偃曲却刃也疑曲字是

東北之珣玕琪也

纂傳北作方是也玕毛本作玕案所改亦是閩本纂傳誤下同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閩本同毛本包犧作伏羲

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

按亦字疑所字之譌當讀至寶字絕句

亦古人之巧人也

宋板無上人字

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

監本寶誤作責幾何世纂傳作何時

有左右旁也

閩本同毛本旁作房是也

王輅金卽次象

閩本明監本同宋板纂傳王作五是也毛本作玉亦誤

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

宋板輓作輓是也

先輅是金輅也

此句上纂傳有大輅是玉輅五字按大輅爲玉輅孔鄭所同故賈氏不言王氏

蓋以意增之也

故以此面言之

毛本此作北案此字誤

亦士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續通解纂傳同毛本士作仕非也

一人冕執瞿

葛本脫執字

一人冕執銳

岳珂沿革例曰銳實銳字也說文以為兵器今注中釋為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銳爾疏中亦皆作銳案玉篇無銳字廣韻十七準亦無銳字則說文古本銳字有無未可定也

故二人

宋板二作三

南面三

宋板閩本明監本三作二○按攷工記注作三宋板非也

士衛主殯

宋板續通解主作王按主字非也

赤黑白雀

宋板續通解纂傳白作曰是也

雀并同如冕

宋板續通解同作制按制字不誤

阮諶二禮圖云

宋板纂傳二作三是

戈卽今之句子戟

宋板子作子按諸本作子形近之誤他正義中子字訛作子者十之八九

劉蓋今鏡斧

宋板鏡作纜非是

知在堂上之遠地

纂傳知作蓋此句下宋板續通解俱有堂之遠地四字

皆賤者先置

纂傳置作至是也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閩本明監本續通解纂傳同毛本冒作瑄案冒與攷工記

合

鄭元云冠禮注云

宋板上云字作士是也

率循大卞

古本作帥修大辨

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

告下古本有以字盧文昭云已受當作已受。按疏云告神言已已

受羣臣所傳顧命下已字宜作已上已字古通作以今本孔傳既以爲已遂脫已字疏內又疊出兩已並誤

太保以盥手先異同

閩本葛本同毛本先作洗案先字誤

太宗供主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王家主字誤

拜曰已傳顧命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曰作白按白字是也

太宗既拜而祭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宗作保與疏合

則王亦可知

古岳宋板續通解亦作下是也纂傳毛本並誤

至殯東西報祭之

宋板西下有面字

傳記無文

纂傳文作聞

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

宋板人作大是也許宗彥曰之福字蓋誤倒

祭祀以變爲敬

纂傳祀作禮

於上祭後

宋板上作王

受前所受之同

宋板纂傳下受字作授是也

故曰廟待王後命

古本廟下有門皆二字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有皆字無門字

二伯率諸侯入應門

纂傳伯作公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八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既尸天子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

遂誥諸

侯作康王之誥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

諸

侯之見匡弼

疏

康王既至之誥。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

隨其方為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實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一臣衛敢執壤奠實諸侯也

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

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贊也壤如丈

朝直遙反喪息浪反贊音至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

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疏王出

拜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

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

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

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為見

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

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

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

子也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嫌荅諸

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傳出畢至南面正義

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荅拜復不言與知

立庭中南面也傳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

知其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

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

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

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

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

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傳諸侯至庭實正義

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

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

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

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交命不陳之也案觀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傳賓諸至奠贊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為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為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為此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眾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莫贊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贊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摠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玉也

太保暨芮
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

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

侯以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天大

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 **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 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姜羊久反馬云道也 **惟新陟王畢協**

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

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戡音堪遺唯季反注及下同施以鼓反 **今王敬之**

哉 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眾無壞我高祖寡命。正義曰德之祖寡有之敎命。與音怪 **疏** 太保召公與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為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

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冢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為冢宰芮伯為司徒司徒位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大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正義曰羨聲近猷故訓之為道王肅云羨道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致命。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眾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為命。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治。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

不務咎

言先君文武道大政

底至齊

馬讀絕句

信用昭

明于天下

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治

則亦有熊

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

士忠不二心之臣共安治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

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人

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

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

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

雖爾身在

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言雖汝身在外之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當各

士勵朝臣此督諸

侯。督丁木反

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

疏。王若至子羞。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鞠居六反

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眾邦在侯甸男衛諸服

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

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
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
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其安治
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
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之命於天下言文武得
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為諸
侯者樹之以為蕃屏合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
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伯父
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道
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土為國君汝
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
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已也傳
順其事而告之內。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
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
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
亦略舉之矣。予一人釗。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
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言先至咎惡。正
義曰孔以富為美故云政化不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
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

○傳致行至德洽。正義曰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
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循之。正義曰觀禮
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
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
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
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
循之。傳言雖至諸侯。正義曰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
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
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趨出已聽誥命趨出罷退。王釋冕反喪服。脫去黼
喪服居倚廬。疏。羣公至喪服。正義曰羣公摠謂朝臣與
○去羌呂反。疏。諸侯也鄭立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
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
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之用能受殷王言周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公助

先王安言周必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

厥訓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邇王室既歷

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

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

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

懋音茂師法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善功

多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成言其上疏若

顯父兄下施子孫拱九勇反仰如字徐五亮反呼父師惟

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

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

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

故遷於洛邑令之北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

三紀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

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

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

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

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

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

其德也傳王順至王命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

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

君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

民言其功之多也傳言殷至曰世正義曰周公以攝政

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

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

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
○傳天道至勸慕○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
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
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
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
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
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
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
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
以屈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
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
釋詰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
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
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正義曰先
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
事盛言之重
其功美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
公之事往哉
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治直吏

反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

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別音彼列反癉音丁但反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

沮勸○俾必爾反沮辭汝反又慈呂反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

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

守徐始救反重直用反商俗

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

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

惟賢覆亡國家今般民利口餘風疏王曰至念哉○正義

未絕公其念絕之○覆芳服反曰王更歎而呼畢公

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為之

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

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舉公以治殷民之法為傳言當至善聲也○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愚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傲之揚其善聲告之疎遠使聞知之○傳其不至沮勸○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鄰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傳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

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而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守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我聞曰世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特言我聞

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敝步寐反**茲殷庶**

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此殷眾士居寵日久

美於其民言僭上○怙音戶**驕淫矜侈將由惡終**

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

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資富能

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

于何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

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

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

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

民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治治

四夷左衽罔不成賴予小子永

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

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子

孫訓其成式惟乂言後世子孫順公嗚呼罔曰

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爲政無曰不能罔曰民寡

惟慎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欽若先王

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疏我聞

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散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一流此般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

治直吏反施始

豉反浸子鳩反

膺多福

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

又而

鳩反

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爲于僞反

之聞

言後世子孫順公

鳴呼罔曰

人之爲政無曰不能

惟在盡其心而已

欽若先王

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

疏

我聞

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散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一流此般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

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誇行如此不變將
用惡自終令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蒞之惟大
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
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
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特言至天道。正
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
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甘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
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逸有德者
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
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僭上。正義曰席者人之所處故
為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為居寵日久怙恃
己之奢侈自謂奢侈為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為以滅德義又
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
服勝人也。傳言殷至惟難。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為過制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誇不變將用惡自
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思成自止故怨
猶在心未壓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
○傳敬順至畢公。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
勵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

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

雅作君牙

君牙臣名

君牙

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

牙

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

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

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

惟予小子嗣守

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

方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

心之憂危若

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

○蹈徒報反噬市
疏 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制反陷陷沒之陷。

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傳言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

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
齊 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續乃舊服，無忝祖考。體之臣言委任。齊音旅。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民令有法，則累。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

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夏暑，

雨小民惟曰怨咨。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冬

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難哉。

常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易以政反。疏：今命至乃寧。正義曰：王言我

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已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之

教，用和天下。兆令有法，則凡欲率下，當先正身。汝當正身，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

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

月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為治

也。肱，臂也。脊，背也。汝為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

為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齊為體，以見四者皆

舉四體。今以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傳冬大至，怨嗟。正義曰：傳以祁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

歎文王所謀大顯明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業美啟佑我後

人咸以正罔缺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爾

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答揚文武光

配於前令疏嗚呼至前人。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

名之人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

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

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合名之人

合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正義

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

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

傳文王至邪缺。正義曰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

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

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

缺邪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

治亂在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

則民亂。治直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

吏反下注同又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疏王若至有又。正義

君之有治功。辟必亦反牙汝為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

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

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罔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伯罔臣名也太僕長太

字亦作罔作罔命罔命以罔見疏穆王至罔命。正

長誅丈反命名篇

書疏十九

名伯罔者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罔命。傳伯罔至大夫。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檢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王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為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罔。繼先人居太君。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怵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怵勃律惕他歷反。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

○礙五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役代反。用中正之人。御如字一音禦。從才用反注及下注侍從同。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疏。王若至咸休。正義曰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同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正義曰

書流十九 古

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訓惟予一人無

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

必爾疏惟予至先烈○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既

反疏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

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己也即言正己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

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

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傳言恃至功業○正義曰木不

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正之有錯

謬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

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

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其欲

教正羣僕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

無敢佞僞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親疎皆當勉汝君為

德更代修進其所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

不及○更古衡反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

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便婢絲反疏今予至吉

辟匹亦反徐扶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疏今予至吉

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

勉汝君為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為

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

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今選其在下屬官

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傳欲其至佞僞○正義曰作大

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

羣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詔佞自容今大

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僞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

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

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傳當謹

彼足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為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是為恭，側媚者，為僻，則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行以求愛，非是。僕臣，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

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

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

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

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親近於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

王之法。昵，女也。反儉，息廉反。徐七漸反。利口也。本亦作思。近，附近之。近道，導也。**非人其吉惟**

貨其吉
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若時瘝厥**

官
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瘝，故頑反。**惟爾大弗克祗厥辟**

惟予汝辜
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王曰嗚**

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

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呂命
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
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

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贖音蜀。註及下同。**作呂刑呂刑**
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疏**

呂命至呂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傳呂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

知為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王刑也。傳呂侯至天下。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百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于刑禮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令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

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滅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傳後為至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成甫明子孫改詩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雖衰呂即甫也。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耄本亦作鼈毛報反切。度作刑以詰四方。刑以治天下四方之韻莫報反切。

書流一

民。度待洛反。註同馬如。疏。惟呂至四方。正義曰。惟呂字云。法度也。詰起一反。周國已積百年。精神耄亂。而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傳言呂至揚名。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曰。耄是耄荒。為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此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王曰。若古有訓。

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順古有遺訓。言蚩尤。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罔不寇賊。蚩尺之反。尤有牛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罔不寇賊。化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若固有之亂之甚。○鴟尺之反。鴟。泉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宄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苗

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

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劓。三苗之主。頑凶。若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戕人耳。鼻。椽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劓。魚器反。劓。徐如志反。椽。丁角反。黥。其京反。越

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麗力。馳反。民興胥漸。泯泯。焚罔中于信。以覆

誼盟。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焚罔中于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誼盟之約。○泯。面忍反。徐音

民勞。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敷目。虐威庶戮。方

反。誼。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書疏十九

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

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

○聞音問又如字注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

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

○君帝君宜作皇字帝堯也過於葛反疏王曰至在下

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

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未

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爲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爲鳴

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

以取人財若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

氏之未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

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

是始大爲四種之刑則殺人耳剝截人鼻剝人陰割人

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

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

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爲惡泯泯爲亂

勢勢同惡小大爲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

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

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

其所以爲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

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爲暴虐者以威止絕苗

民使無世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傳順古至蚩

尤○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也蚩尤

造始作亂其事往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

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

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

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

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

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黃

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
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為蚩尤要史記蚩尤在
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
惟出楚語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說蓋以蚩尤
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說蓋以蚩尤
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存故下至少昊之
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為此
者九黎之末九黎學蚩尤也○傳平民至之甚
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也○傳平民至之甚
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
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
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鳴梟貪殘
之鳥詩云為梟為鳴梟是鳴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鳴梟鈔掠
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鳴梟是鳴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鳴梟鈔掠
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己自有也○傳三苗至同惡○正義
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前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
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
刑而虐為之故為五虐之刑不必臯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
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
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

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為苗民即九黎之後
顯頭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
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
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
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
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正義曰三苗之
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為傳者就此
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
於是大為截人耳鼻椽陰瞽苗民為此刑也椽陰即宮刑
也點而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刑人即周世
有劓刑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
云刑斷耳劓截鼻椽謂椽破陰瞽為羈繫人而苗民大為此
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為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
截之椽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頰孔意或亦然也○傳三
苗至之約○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續謂慣
讀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為常起相漸化浪浪相
似之意莽孳擾攘之狀浪浪為亂習為亂也莽孳同惡共為
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
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傳三苗至腥臭○正

義曰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為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腥臭喻惡也。傳君帝至下國。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過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與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為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即義黎耳。義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重直龍反黎力。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棐音匪又芳鬼反鰥居頑反。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清問馬。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云清訊。

則民畏服明賢則德。疏。乃命至推明。正義曰三苗亂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為。黎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地。黎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地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或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所也。傳重即至相干。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顛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即羲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

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灾厲
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
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
民不干神也乃摠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
作地祇學者多闢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
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
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義
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致上言
遇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
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
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為不愜
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義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
二者誰得經意也。傳言堯至名焉。正義曰此經二句說
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為堯監
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
民畏之而不敢為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
賢者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
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
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

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
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

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折之設
反下同馬鄭王皆音慙馬云智也種音章用反殖承力反斷
丁亂反 二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
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疏乃命至祇德。正義曰
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

以教民為敬德。祇止而反。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
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
與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
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
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
之中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既富而後教之
非苟欲刑殺也。傳伯夷至於民。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
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
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

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
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
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
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
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
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
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
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傳言伯夷至敬
德○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
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
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與禮
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皋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
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濫不輕不重助成穆穆
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穆穆
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躬堯
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 故乃明于
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
刑之中率又于民棊彝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
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

於民輔成常教 疏 穆穆至棊彝○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
○治直吏反 疏 穆穆至棊彝○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
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與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事無
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
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
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堯躬至之勤○正義曰釋訓云
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
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
彰著于四方四方皆法効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傳天下至常教○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專用非是
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眾必當盡能用
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
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 典獄
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典獄
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
行○賂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
來故反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
言在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凡明於刑
其身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凡明於刑

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
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
疏 典獄至在下。正義曰堯
威有犯必當行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
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
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釋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
均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
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傳言堯至
不行。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
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
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絕不可
能使民不犯非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
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得凡明至天下
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
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
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
為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
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
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
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

為子偽反任而鳩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反重輕重之重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

刑之道而法之
獄之麗
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罔擇吉

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言苗民無肯

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為威虐
斷制五刑以亂無

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
辜上帝不獨降咎于苗

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獨吉緣反咎其九反
疏 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
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

法受令各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創者惟是苗民非察

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
為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為威
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
無罪之人上天不絜其所為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
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傳言當至法
之○正義曰伯夷典禮阜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為治不使視
臯陶而合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
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
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其今至滅亡○正義曰
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
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
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
○傳苗民至誅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
罪是亂也獨訓絜也天不絜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
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

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為苗民為戒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皆石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聽如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字又他經反少詩照父長丁丈反

不勤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日人實反一音曰天齊于民

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爾尚敬逆

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逆

惟敬五刑以成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先戒以勞謙之德次

疏王曰至惟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

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苗民為戒既合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

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
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令
我為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終一
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當慎行
以順天也我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當慎行
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當慎行
有德美欲合其謙而勿自取也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當慎行
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
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皆
王至至命也正義曰此摠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
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
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
考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用或當曰
有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
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也正義曰天整齊於
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
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命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
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

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欲
使為行稱天意也傳汝當至德美也正義曰逆迎也上天
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
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
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
譽必自謂已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
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故戒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
先戒至之道也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謙則心勞故王曰吁
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王曰吁
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王曰吁
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以善用刑之道也呼況于
反馬作于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
于於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
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
及世輕重所宜乎度待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洛反註同馬云造謀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 五辭簡孚正于
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反注同 五辭簡孚正于

五刑

五辟簡核信有罪驗則正

五刑不簡正于五

罰

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

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

不服不應罰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

內惟貨惟來

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辟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

所在。疵才斯反來馬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以病所

本作求云有求請賅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

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簡孚有

衆惟貌有稽

簡核誠信有所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

無簡不聽

具嚴天威

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具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墨辟疑赦其

罰百鍰閱實其罪

刻其類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

使與罰各相當。辟婢亦反鍰徐曰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銖也銖十一銖二十五分述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劔重九銖俗儒近是閱音悅類素黨反涅乃結反

罰惟倍閱實其罪

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

劓辟疑赦其

罰倍差閱實其罪

別足曰劓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

官辟疑赦

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官淫刑也男子劓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

至重者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死刑也五刑疑各入

事之宜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罰之

罰不降相因

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

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見賢遍反

疏

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呼歎聲也王

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

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
擇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
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
令內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其言信實則罪之於刑則入
聽其入五刑之罪其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入
刑以五刑之罪其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入
服則正之於五過罰謂其取贖也於五論之又有辭不
此五過之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
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罪與犯法者
均其常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為能耳五刑之疑有赦
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
審察使能之勿使妄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
有合衆心或詎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無
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
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
威天威勿輕聽用刑也。傳在今宜乎。正義曰何度非
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
刑輕重所宜也。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
輕重所宜也。傳兩謂至之辭。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

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為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
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為兩敵至者將
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
並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
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衆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
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官刑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
傳五辭至五刑。正義曰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
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
墨之應殺者殺之。傳不簡至贖罪。正義曰不相符合則
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
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
正之於五罰今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
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
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不見事非疑似如
者皆為疑罪。傳不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
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加重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
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
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
過亦稱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詰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

書疏十九

天

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
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
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
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指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
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
服也或內親用事因有親戒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
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
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
皆枉可知傳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
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
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以病所
在惟出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
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
也傳刑疑至其理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免之也罰疑有
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免之也不言五
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
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
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
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如

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
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
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
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眾非謂平常之過失也
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眾小事易犯入必輕之過犯悉
皆赦之眾人不可復禁是故不敢小過所以齊整眾人令其
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舡誤不牢固
罪皆死之軍與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傳簡核不至之
至正義曰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或皆以為可刑或可以為
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復同乃從
眾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
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為辭聽觀其言不直則煩色聽觀
其顏色不直則煩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耳聽觀其
聽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耳聽觀其聽
考合也傳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
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刻
其至相當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
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則
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額頰也墨一名
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頰為瘡

書疏十九

三

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鍤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鈞馬融云鈞量名當與呂刑鍤同俗儒云鈞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鍤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鈞十鈞為鍤重六兩太半兩鍤鈞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鍤二鍤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鍤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鍤為鈞如鄭玄之言一鍤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按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摠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為金為鐵爾閔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閔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傳別足至百鍤正義曰釋詁云刑別也李巡云斷足曰刑別說文云刑絕也是別者斷絕之名故別足曰刑贖倍墨刑應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官六百鍤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鍤也截鼻重於黥頤相校猶少則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別足之罪近於官刑故使贖刑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官也傳官淫至之宜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官是官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

其勢與祿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官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官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刑耳官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官刑婦人猶閉於官宮是次死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官刑婦人猶閉於官宮是次死之刑官於四刑為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緩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辟經歷陳罰之鍤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官宮疑入刑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摠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為二句以其二字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方其罪足使成文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惟察惟法其審克之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折獄不可行僭子念反

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
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重刑有可以

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非齊有倫有要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所以齊非齊各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有倫理有要善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乃與獄官眾議斷之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此辭斷獄此辭亂之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之辭以惑亂在上人若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一人至權宜。正義曰一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當者以居作官當重是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者俱是賊罪罪從重科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為重者此即下刑適重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

其化惡伐滅之也

罰懲非死

人極于病

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

非佞折獄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非口才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

察

辭于差非從惟從

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

哀敬

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

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當丁浪反

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

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

獄成而孚輸而孚

斷獄成辭

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上時掌反下註同鞫九六反劾亥代反玉篇胡得反

其刑上備

有并兩刑

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疏

罰懲至兩刑正義曰言聖

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若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

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

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無幾得中

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

府皆使備具勿有疎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傳

當憐至之道。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為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

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

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合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

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合獄官同心

思使中也此言明啟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

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

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傳斷獄至文辭。正義

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由必隱情直則

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

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并有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下為上故并亦上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

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朕敬于刑有

德惟刑 我敬於刑當使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

于單辭 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

民之亂罔不申聽獄之兩辭 民之所以治由典

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刑獄清則民治。治直吏反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

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庶尤 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 永畏惟罰非天不

中惟人在命 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 天

罰不極庶民罔有 令政在于天下 天道罰不中

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 疏 王曰至天下。正義曰王歎

中將亦罰之。令力呈反 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

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

我敬於刑當刑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為

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為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

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故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

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

私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

實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疏

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眾人見被九怨而罰責之汝

當長畏懼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

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不中若令眾

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

為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傳敬之至敬之。正義曰此篇

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

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為同

姓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傳我敬至典刑。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為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今天至言之。正義曰：傳以相為治。今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傳民之至民治。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與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傳典獄至兩辭。正義曰：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眾人見罪也。眾人見罪者

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傳當長至罰之。正義曰：眾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為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傳天道至罰之。正義曰：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眾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山人主不中為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人。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聞聽之哉。嗣孫諸侯

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常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無

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

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屬音燭。受王嘉師監于茲祥

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眾而治之者，視於疏。王曰：至祥

曰：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為之中，正乎言諸

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
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引其乃有無疆境之
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
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
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
使有無窮之美譽。傳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屬著也
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
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
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
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附釋音尙書注疏卷第十九

卷第十九

中正之書

江西鹽法道胡稷

尙書注疏按勘記卷十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主天子之正號 古本正作政

羣臣陳戒 纂傳陳作進

太保率西方諸侯 古本率作帥下同

若使東伯任重 纂傳伯作方

圭是文馬之物 宋板纂傳同齊召南云舊本作文馬非
也据觀禮賈疏皆以璧帛致之監本作
致字是下文命同

馬卓上 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卓作阜按阜字誤觀
禮作匹馬卓上

史言王荅拜之意也 宋板言作原按纂傳已作言

自許與諸侯爲王也

纂傳同毛本王作主

皆再拜稽首

古本皆作並

誕受羨若

古本受下有厥字

務崇先人之美

纂傳美作業

文武所憂

宋板閩本同毛本武作王

言聖德治

毛本治作洽案治字誤

用端命于上帝

石經補缺于誤作予

乃命建侯樹屏

侯上古本有諸字

樹以爲蕃屏

岳本纂傳同毛本蕃作藩疏同

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

古本公作君循作修

言雖汝身在外之爲諸侯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之作士與疏合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古本首題尚書卷第十二畢命第二十六周書孔氏傳

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

此與

序相應浦鏗從卑傳作與此不應。按不同謂異於豐刑也漢志豐刑本異於序逸篇冊命霍侯又與漢志不同亦不與序相應故知其非也與字上宜更有不字或衍同字亦通卑傳似不可從

用能受殷王之命

岳本宋板纂傳王之二字倒與疏標目合

惟殷頑民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惟作慎是也岳本考正云慎字正釋志字義孔疏云慎彼殷之頑民諸本作惟字非

令之北近王室

毛本北作比案北字誤

彰善癉惡

孫志祖云此彰字亦闕元中所改也古彰字影字皆作章字景字不加多禮記章義癉惡可證

辭以理實爲要

按正義當作以體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

古本惟下有爲字纂傳有爲無惟按作爲是也若惟爲疊見則惟字當在紂字下

心未厭服

古本岳本宋板厭作壓按釋文有壓字音纂傳作厭疏同

惟公克成厥終

古本公上有畢字誤

不可不尙

古本下有道字

亦有無窮之聞

古本亦作其

以聞於後世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無以字

傳敬順至畢公

浦鏗云自邦之安危以下凡九節僅存一條當有脫落

所以勉勸畢公

宋板勸作勵按宋本是也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宋板下行題尙書注疏卷第十九

作君牙

陸氏曰君牙或作君雅。按禮記緇衣作君雅注云書序作牙假借字也然則記自作雅經自作牙陸言

或作君雅自指記言非謂經之別本或作雅也但無顯證或僞孔本有作雅者姑存以俟攻

王若曰嗚呼君牙

毛本嗚呼作嗚呼誤

亦惟先正之臣

正唐石經古岳宋板蔡本俱作王按本篇下文及說命文侯之命言先正皆無之臣二字則此正字當屬王字之譌先王之臣猶言先正爾

小民惟曰怨咨

古本曰作日下同

民猶怨咨

古本岳本宋板咨作嗟與疏標目合

厥惟艱哉

古本艱作難

以謀其易民乃寧

古本岳本宋板寧作安。按安字正釋經文寧字

故今命汝為大司徒

宋板大司徒作我輔翼

汝當正身心以率之

宋板正身心作為中正

啓佑我後人

古本佑作佐

文武之謀業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闕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武誤作王。按疏標目各本俱誤作王毛本遂併改傳非

傳文王至邪缺

按王當作武各本皆誤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山井鼎曰正永懷堂本作王古本作生並非

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

盧文弨云經當作先正傳當作先王之臣先王

之臣乃解先正二字

罔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

陸氏曰罔字亦作嬰。今按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尚書序云穆王命

伯嬰為大僕正蓋此字自魏晉以前俱作嬰為孔亦必作嬰後人始改為罔耳集解引孔安國曰伯罔名也罔字疑亦後人所改非裴氏原文

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

浦鏜云者字疑在太僕下

則此云太僕是矣

纂傳是作足按足是也

故以太御為長

宋板同毛本御作僕

齊訓通也

岳本闕本明監本毛本通上有中也聖訓四字案此誤脫

言侍左右之臣

毛本侍作侍按侍字不誤

今予命汝作大正

古本正上有僕字按疏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則大字作如字讀不讀為太古本非

也

今選其在下屬官

毛本今作令案今字誤

襄三十年左傳云

宋板十下有一字按有者是也

非是愛前人也

宋板同毛本前作側

爾無昵于憮人

昵古本作暱陸氏曰憮本亦作憮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

盧文弨云刑將得放當作刑德放是也

何以得專王刑也

宋板同毛本王作主

別罪五百

宋板纂傳同毛本別作荆。按周禮司刑是別字

令穆王改易之者

毛本令作今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

陸氏曰耄本亦作耄。按說文當作薨此薨字正說文薨字之譌也

言百年大期

古本大期作大其屬下讀按疏云美大其事則作其是也

度作刑以詰四方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詰譌詰

北至命呂侯之年

宋板北作比是也毛本作此亦非

罔不寇賊鴟義

陸氏曰義本亦作誼

殺戮無辜

古本辜作罪

越茲麗刑并制

古本刑作戮

罔差有辭

古本辭作詞按山井鼎按下鰥寡有辭于苗云古文辭作詞下師聽五辭五辭簡孚無僭亂辭察辭于差獄之兩辭無疆之辭並同傳中辭字皆同今本

民興胥漸

古本胥作匹

上帝監民

古本民作人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陸氏曰皇宜作君字。按陸氏因傳有君帝之語遂謂經之皇字宜作君

不知經自作皇傳自作君傳以君帝釋經之皇字宜作君所謂皇帝也皇之為君自是常訓故傳不特釋之下經官伯傳作官長亦將謂經之伯字當作長乎考單本釋文乃大書君帝二字注云君宜作皇字尤為舛誤注疏本所載不誤也

皇帝帝堯也

岳本葛本同毛本皇作君山井鼎曰宋板君作皇正嘉同古本萬歷崇禎本俱作君今按

岳葛十行閩本纂傳亦俱作皇疏引釋詁以解傳則傳宜作君明矣陸德明所據之本蓋亦作君也

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

古本絕下有滅字按如古本則誅字宜屬下讀

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

閩本同毛本君作名按君字誤

皇帝所伐者

毛本皇作黃案所改是也

學蚩尤為此者

浦鏗云亂誤此是也

三生凶德

孫志祖云禮緇衣疏引鄭注作凶惡

必皆違之

宋板皆作背按宋本是也

傳君帝至下國

山井鼎曰注文古本萬歷崇禎本作君帝其餘注疏本皆作皇帝而疏所引諸

本皆作君帝未知所適從耳。按十行本亦作君益知傳文宜作君帝

使人神不擾

古本人作祇按祇乃民之訛

地民不至於天

疏云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毛居正曰祇作民

誤。按此傳全本楚語楚語民神對言故傳亦以神民對言疏說甚明毛氏不從何也岳本纂傳及明刻注疏諸本俱作祇蓋為毛氏所誤惟此本不誤

禹治洪水

宋板治下空一字按治上疑有平字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

按段玉裁云曰勤釋文作日月字人實反一音曰音曰當作音越正義作子曰

字云言曰我當勤之王鳴盛云孔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按曰當勤之下文所謂徒念戒而不勤也孔本本作

日字今定作曰唐石經作日非也

欲令其謙而勿自取也 閩本同毛本取作恃

或當曰欲勤行 宋板閩本同毛本曰作日

當何所度 史記集解度作居按度與宅古字通用宅訓居

故疏云何所謀度非惟度及卅之用刑輕重所宜乎是也

其罪惟均 岳本均作鈞

使與罰各相當 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各作名與疏合

刑足曰刑 古本刑下有刑字按以上兩節傳例之當有刑

必令內之與證 毛本內作囚按內字誤

其當清證審察 盧文弨云證當作澄楚辭不清澈其然

或記可刑 宋板閩本同毛本記作皆盧文弨云作記非

皆當嚴敬天威天威勿輕聽用刑也 毛本天威二字不

誤同

覲其犯狀 閩本同毛本覲作觀案覲字誤

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 閩本同毛本非作涉

無服疑似之狀 宋板服作復是也

捐害王道 閩本同毛本捐作損是也

囚有親戒在官吏 閩本同毛本戒作戚

而此是也 宋板而作卽

今律和合御藥 宋板倒和合二字山并鼎曰見于唐律

十惡之條作合和爲是

或可以為赦

闕本同毛本作或以為可赦案所改是也

正義曰釋詁云

宋板詁作言按言字不誤

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

山井鼎曰正義二本同闕本同宋本三百作二百毛

本二百作一百案宋本二百似複衍毛本一百亦疑誤

有要善

岳本纂傳善作義與疏不合俟攷

輕重應居官當者

毛本重作罪案重字誤

謂上其鞫劾文辭

古本岳本宋板鞫作鞠岳本考證云說文窮理罪人曰鞫中應從言為是

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

宋板憐下無之字

故云臨事時宜

宋板時作制按時字非也

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

浦鏜云一

十九字當誤衍盧文弨云刪此十九字義無不足定是衍文無疑按此數句疑是他節疏文誤入于此而又多誤字遂不可解

惟最聚近罪之事爾

宋板最作是

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

宋板之作也是也

尙明聽之哉

葛本聽誤作德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九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彙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五經通義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平王馬無平字錫星。

愿反馬本作賜秬音巨鬯勅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

作文侯之命

所以各篇幽王

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

平王命為侯伯疏

平王至之命。正義曰幽王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

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

以圭至圭瓚。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

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課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

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禋漢禮瓚槃
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
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也鄭云黃流相也
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是說圭
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祿尸
大宗執璋瓚亞祿鄭云圭瓚璋瓚祿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
鬯曰祿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為異其瓚形則同考工
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
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
為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
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
為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瓚
○傳所以至命焉○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
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申
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
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
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
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傳平王命為侯伯
○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
伯救患分災討罰禮也是與諸侯之長為侯伯王肅云幽王

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
室者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為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
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
人故以字別之○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作諠別彼
列不顯文武克慎明德
大明乎文王武王之
道能詳慎顯用有德昭升

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
以是故上天集戍其王命德流子孫○聞音問王于况反亦
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
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
君所以然○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
辟必亦反

在位
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
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疏至在
位○正義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
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順
顯用有德之人以為大臣文王之為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
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

王若曰父義和
昭升
昭升

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為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專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別之。正義曰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九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傳文王至王位。正義曰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令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嗚呼閔予王位是其所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不愆。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墮杜回反墮于敏反。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

家純 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戎傷我 即我

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所以遇禍

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疏 嗚呼至罔克。正義曰王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頽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甚大。正義曰此經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戎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

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

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

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父義和汝克紹

乃顯祖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汝肇刑文武

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

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汝多修扞

我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辟扶亦反

我于艱若汝予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

我所善之扞疏曰惟至予嘉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

將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傳王曰至諸侯○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已王私為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為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獎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傳言汝至為孝○正義曰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

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為
孝也。傳戰功至所善。正義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
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
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
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
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
汝之功我嘉也王肅云
云如汝之功我所善也

師寧爾邦 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
汝國內上下。令力呈反。用賚爾秬

鬯一卣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
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賚力代反卣音酉又

音由釀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彤赤盧黑
也諸侯有

女亮反 **馬四匹** 馬供武用四匹
曰乘侯伯之賜

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
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彤徒冬反

無常以功大小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
為度。供音恭 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
荒寧 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
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
鄙之人人和政治治則汝顯

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 **近** 疏 王曰至顯德。正義曰

以及遠。核尹革反治直吏反 疏 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

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 視汝眾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

汝秬鬯之酒一卣罇歸以告 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

矢百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 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

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 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

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 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

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 使歸國善治民也。傳黑黍至

賜鬯。正義曰釋草云秬黑 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

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鄭云鬱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煑

之以和鬯酒鄭眾云鬱為草 若蘭又有鬯人掌供秬鬯鄭玄

云鬯釀秬為酒芬香調暢於 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

為酒築鬱金之草煑以和之 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

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 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

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 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
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 明并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
器文孫炎云樽彝為上鬯為 下卣居中郭璞曰在鬯彝之間
卽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 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禋

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羊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
此用白者未祭則盛於白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
以白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
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
記也然則得稱鬯之賜當備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
祖之尊者言之耳。傳形赤至子孫。正義曰形字從丹茲
字從立故形赤茲黑也。是諸侯有六弓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皮唐大鄭
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
體寡曰夾皮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
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
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
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形弓茲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
強弱之名形茲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
皆云形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為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
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
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
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杜預云藏
之以示子孫。傳馬供至為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
者為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圍圍養一馬

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
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傳父往至相安。正
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
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
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
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為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是順安也。傳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
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鄰之人人
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
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
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魯侯伯禽宅曲阜。治封之國居曲阜。伯禽魯侯名。徐夷並興。

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作費誓。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眾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費誓費魯東郊疏魯侯至費誓魯之頌費音祕費誓之地名疏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為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眾史錄其誓俾作費誓也傳徐戎至不開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傳費魯至地名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譁戶瓜反監工銜反和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往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善教乃甲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言當善簡汝甲鎧胄堯堯汝胄敵乃干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汝甲鎧胄堯堯汝

○殺了彫反敵居表反弔音的鎧苦代反堯丁侯反蓋音矛楯常準反又音允紛芳云反令力呈反備乃弓

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備汝弓矢

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善疏公曰至不善正義○鍛丁亂反礪力世反鍊來見反疏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眾歎而勅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為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伯禽至誓命○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入州入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子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填塞坑堝必使

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傳今往至出之。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尤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堯也堯也堯堯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堯堯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堯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冑為有善有惡故令敘簡取其善者鄭云敘謂穿微之謂甲冑有斷絕當使敘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敵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爲飾鄭云敵尤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尤善也。傳備汝至功善。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千矢千使使其數備

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今惟淫舍牯牛馬。軍所人惟大放舍牯牛之牛馬言。杜乃獲斂乃穽。軍所在必放牧也。牯工毒反。

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獲捕獸機檻當杜

當以土室斂之無敢令傷所以牯牛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斂獲華化反徐戶覆反斂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穽在性反檻戶減。疏。今惟至常刑。正義曰反室珍栗反畜許六反又丑六反。民也今軍人惟欲大放舍牯牛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獲塞汝陷獸之穽無敢令傷所放牯牛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今軍至放牧。正義曰淫訓大也周礼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立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收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舍牯牛馬則是出之牢閑收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為牯牛馬而知牯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

舍牯牛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牯遂以牯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牯謂傷牛馬之牯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牯為桎桎之桎施桎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傳獲捕至常刑。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知奔獲皆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名獲亦設於穿中但穿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望斂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牯牛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捨作坑穿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閉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穿穿地為之所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穿或設機其中以遮獸獲作別也。**馬牛其風臣妾**
逋逃勿敢越逐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逋音吳。祗復之我商賚爾。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反佚音逸。祗復之我商賚爾。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賚力代反徐音來度待洛反。乃越逐不復汝則。

有常刑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無敢寇攘踰垣

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垣人垣牆物竊馬牛誘臣妾

汝則有常刑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甲戌我惟征

徐戎誓後甲戌之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

大刑皆當儲峙汝糗糧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

惟築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

無餘刑非殺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無有餘之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菱無敢不多汝則有

書疏二十 九

大刑

郊遂多積芻芻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疏馬牛至
正義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
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於本主我
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
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傳馬牛
至曰妾。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
遠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
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
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太宰
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
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
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
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傳皆當至死
刑。正義曰時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時鄭眾云糗熬大豆
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穀也謂熬米麥
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精乾飯也糗精是行軍之糧皆當儲
時汝糗精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儲糧少不及
眾人汝則有乏軍與者斬。傳摠諸至之屬。正義曰指言魯人
與今律乏軍與者斬。傳摠諸至之屬。正義曰指言魯人

明更有他國之人摠諸國之兵而但謂魯人時具積榦為道
近故也時具積榦以擬築之用題曰積榦也舍人曰積正也築牆
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積榦也舍人曰積正也築牆
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
軍周禮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
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
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
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
鄭眾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郊鄉
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
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
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
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
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
明東郊令留守不合時積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
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
攻城築土為山以闕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
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堙杜預云堙女牆也
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

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傳時具至殺汝。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榘榘榘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芻賤物惟多為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為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廩役反則入於罪隸春臺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臺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眾云輪於罪隸春人棠人之官也然不供榘榘榘是大罪未應緣坐蓋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芻芻。正義曰鄭云芻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秦穆公伐鄭

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也。

類反下晉襄公帥師敗諸峭峭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

注同反塞悉代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秦誓

戶交反塞悉代還歸作秦誓秦誓

反假工下反還歸作秦誓秦誓

貪鄭取敗疏秦穆至秦誓。正義曰秦穆公使孟明視西

悔而自誓疏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

襄公帥師敗之於峭山因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

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傳遣三

至伐之。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鄭穆公圍鄭鄭

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乃歸秦穆公曰秦穆公曰秦穆公

乃還之武說秦伯秦伯乃歸秦穆公曰秦穆公曰秦穆公

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

辭焉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

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傳峭晉至

三帥。正義曰杜預云般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

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峭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

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峭關而東適鄭禮征伐

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

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

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

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
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綬經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
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
實爲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侯及姜戎敗秦師
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
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
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
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言辭略也○傳晉舍至作誓○正
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
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
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
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
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
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四馬隻輪
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
嗟我士聽無譁善其羣臣**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順

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樂音洛**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
流是惟艱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
俾必爾**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之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
反下同**我**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復扶又反**疏**公曰至云來○
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疏**正義曰穆公自
悔伐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我告
於汝無得喧嘩我誓告汝眾言之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
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
樂也見他非理之行已盡用順道是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
責即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
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悔也○傳誓其至稱
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
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正義
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禍則身樂
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
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爲樂對曰

為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傳言我至所益。正義曰：逾益邁行也。員即云也。言日月益為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惟古

之謀人則曰未就子忌。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已之耳。為于僞，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惟指今反下為我謀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惟指今

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疏：惟古至為親。正義曰：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為謀計，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國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內亦當有此人。

罔所懲。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

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勇武番番之良士，雖眾力已用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佗佗壯勇，番音波。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自悔之至。○**佗許乞反**。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

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為辨，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截才節反**。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編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石反。昧音妹。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

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束脩，一介臣斷無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介音界**。馬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介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猗於綺反。又於宜反。技，雖則其綺反。本亦作伎。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疏：雖則欲。正義曰：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

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

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

士雖眾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允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
用之自悔往而用壯勇之計失也。惟截截至有容。正義
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
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
斷守善矜然雖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
有所含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
容善士也。傳惟察至故也。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辨便
巧之意諷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聽之迴
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己
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傳如
有至任之。正義曰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節此亦當
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
帶脩節一心耿介斷斷守善矜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
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
將任用之矜者足句之辭不為義也禮記太學引此作斷斷
兮倚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漪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
一心端懇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
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含忍小過寬則得
眾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

人之有技若

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
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心好之至

也是人必能容之
好呼報反啻失鼓反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

哉

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
眾人也亦主有利哉言能與國
疏曰此說大賢之行也

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
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
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
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眾民則我子孫眾民亦
主有利益哉言
其能與邦也

聖而違之俾不達

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
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

上通。冒莫報反惡烏路反
背音佩壅於勇反塞先得反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
能安我子孫眾民亦曰危殆哉

○殆唐疏人之至殆哉。正義曰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

在反。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上。是人之不能含

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眾民則我子孫

曰傳以冒為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

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邦之机

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邦之机

阻曰由一人。机阻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

反。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

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

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

否。邦之机阻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

為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

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江西鹽法道胡稷棨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十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命第三十周書孔氏傳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所以名篇 古本篇下有也字按纂傳移此四字於篇題傳

課之瓚 宋板纂傳課作謂毛本作禱。案作謂山井鼎

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為大國 宋板者作晉按者

王若曰父義和 義古本作誼注同今本按陸氏曰義本亦作

也馬云能以義和諸侯則馬本作誼鄭氏讀義為儀則鄭本

作義古文與馬本同今文與鄭本同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居作民

而布聞在下居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居作民

曰姓大國 毛本日作同是也。按宋板上句之末有曰

字此遂誤同為曰耳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十

在令王之先祖

毛本令作今案所改是也

而遭天大罪過

按而字上疑有缺文傳依經釋訓無所遺漏此經有嗣字傳未釋

即我御事

唐石經古本岳本闕本葛本毛本即作既。按作即是也王鳴盛曰傳及疏亦皆言即及按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即我御事文穎注云即尙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

無有耆宿壽考俊德

古本俊作雋

非平王所知

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王誤作生大謬

其惟當憂念我

纂傳惟作誰

嗚呼能有成功

古本嗚呼作於乎

汝克紹乃顯祖

唐石經古本岳本宋板蔡傳紹作昭紹字非也毛本亦誤石經考文提要云孔安國傳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明訓昭也。按疏云昭乃顯祖不知所斥是宜作昭明矣此殆因下紹乃辟而誤

汝功我所善之

古本汝下有之字岳本善下無之字與疏標目合

以思謂未得

浦鏗云謂當惟字誤按浦云是也

更歎而爲言

宋板更下有復字是也

不於上文作傳

宋板不字闕

王肅云云

古本云字不重按云云疑當作亦云

盧弓一盧矢百

古本盧並作旅傳同。按正義中旅字凡六見且曰彤字從丹旅字從元故彤亦旅黑也據此則可知尙書經文傳文皆本作旅今經傳皆作盧者未知正義本與陸氏釋文本所據有異抑陸氏本亦作旅天寶三載改作盧音義中旅字爲宋開寶中所刪周禮司弓矢疏云文侯之命賜之彤弓旅弓此段玉裁說也其詳在尙書撰異

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

浦鏗云者誤也

是諸侯有大功

浦鏜云是當衍文

傳父往至相安

宋板相作自與注合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

史繩祖學齋佔畢云今文尙書費誓首句云魯侯命伯禽宅曲阜予嘗疑魯侯即伯

禽也如何更自出命此字極害義諸家注解咸莫能剖析今觀古文尙書元無命字止曰成辰柏翕坻凸墜則今文衍字渙然冰釋矣○按注疏及諸家本俱無命字匡謬正俗引此序亦無命字惟薛氏書古文訓有之史氏謂惟古文無命字殊不可解

東郊不開

開唐石經初作闕後磨改匡謬正俗曰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與東郊不開徐邈音開按許氏

云徐戎淮夷竝起為寇於東故東郊不開徐邈音開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林古開字闕古闕字但闕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闕為開○按古文作闕則今文自宜作闕先儒以闕闕相似故誤讀闕為開而今

文尙書又徑改為開失之遠矣

並起為寇於魯

古本並上有以字似誤魯下古本有東字按疏云此戎夷在魯之東似釋傳魯東之

義匡謬正俗引此有東字無魯字

作費誓

按史記魯世家云作盼誓集解駟案尙書作柴葢並據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索隱亦云尙書作柴葢並據

古文尙書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古本命上有子字

善教乃甲冑

山井鼎曰宋板教作敎疏同考字書宋板為是○按毛本作教不作穀也唐石經岳本俱作教

考說文宜作教諸本並誤

在往征此淮浦之夷

宋板作今在

其以為飾

浦鏜云且誤其

今軍人惟大放舍牯牢之牛馬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注牢一作奔下注牯牢古本作牯奔旁注奔一作牢

杜乃獲陸氏曰杜本又作敷○按說文敷閉也讀若杜孫志祖云周官雍氏注引作敷

然則養牛馬之處宋板同毛本養作掌

檻以捕虎豹纂傳檻作獲按經文獲牢相對疏下云奔以捕小獸則此當作獲明矣浦鏜未見纂傳亦云檻當作獲

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穿者杖一百浦鏜云槍誤槍是也

王肅云杜閑也宋板閑作閉按閑字非也

獲作剝也浦鏜云柞鄂誤作剝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石經考文提要云勿敢坊本作無敢

峙乃楨幹唐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幹作榦不誤

總諸國之兵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與宋本注合毛本國誤作侯疏同

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毛本是誤作有與僖四年傳不台

謂儲糧少宋板同毛儲糧誤倒

萬二千五百家為遂宋板纂傳同毛本家作人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悔而自誓宋板悔下有過字

若弗云來古本云作員下雖則云然同山井鼎曰傳文共同今本盧文弼云疏云員即云也則本是員字○按

傳以云釋員作云來故正義曰員即云也衛包依之改員為云下文雖則員然同

無所及益孫志祖云益疑當作益屬下讀

自用改過遲晚 宋板用作恨是也

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按漢書李尋傳注師古引此經云雖則員然尙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云為員猷為猶愆為讐又韋賢傳注亦引此經唯讐作愆餘同

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古本欲上有敬字似誤

俾君子易辭 辭古本作詞

使君子迴心易辭 岳本纂傳迴作回是也

我前多有之 按疏前下當有大字

斷斷猗無他伎 斷古本作結注同按說文斷古文作韶引此句為證然則古本結字殆韶字之誤歟陸氏曰他本亦作它技本亦作伎按唐石經宋板葛本伎俱作技與釋文合至監本始從人其所載釋文亦誤倒下文人之有技仍從手舛錯之甚此節傳中伎字葛本亦從人宋板從手○按它他古今字技正字伎假借字

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 宋板勇壯二字倒按宋本
是也否則與注不合與上文亦異

惟截截至有容 宋板截字不重

明辯便巧之意 宋板同毛本意作善

以束脩為束帶脩節 毛本節作飾案節字誤

禮記太學引此 毛本太作大案太字誤

河水清且漣漪 許宗彥曰此引詩以證猗字作漪者蓋誤○按毛詩釋文猗本亦作漪同蓋六朝以後有以漣猗為漣漪者猶鸞斯之為鸞鷲也在此疏則不可耳

用此好技聖之人 古本技下有美字

安我子孫眾人 古本人作民下是不能容人同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十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萊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十

五



